

朝花夕拾

一座城有一座城的味道，一座城的味道就是这个城的灵魂。那个已经在地图上消失的古朴小城，就是我童年味觉的源头。

云端上的莼鲈之思

■ 王佳

一千多年前的一个秋天，一个人目睹秋风萧瑟，忽然忆念起故乡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便留下一首诗，任性潇洒，挂冠而去。这是西晋时期的张翰，他大约算得上吃货界“胃知乡愁”的喜马拉雅。又比如最近热播的《装台》，浓郁的街头市井气息，半夜看饿了无数长安客。对关中人而言，满桌子山珍海味，可能敌不过海碗里碳水丰盈的油泼面，青葱、白蒜和干红辣子十分随意地堆在两指多宽的裤带面上，一道热油从天而降，滋滋一声，咏叹调响起，调料混合的焦香伴随着轻烟缭绕而起，像是一场期待已久的重逢，人间风味满满。

折磨人的，不光是一碗面，凉皮，肉夹馍，绿豆糕……随便拉出哪一个，都十全能打，让无数身在异乡的西安人午夜梦回，抓心挠肝。我已经在长安城生活了17年，虽然基本能适应饮食，但心心念念的还是家乡味道。还好川陕两地相隔不远，饮食基本一致，偏辣偏咸。每次赴长三角珠三角出差，味道清清淡淡，好是好，鲜是鲜，但只要超过三天，顿觉寡淡无味，满脑子都会是川菜和陕菜的混合，前半夜是香肠腊肉米粉兔头，后半夜是清真肉丸胡辣汤配着回民街的甍糕……

正如螺蛳粉之于柳州，臭豆腐之于长沙，一座城有一座城的味道，一座城的味道就是这个城的灵魂。

我的家乡安昌镇，那个已经在地图上消失的古朴小城，就是我童年味觉的源头。记忆中安昌镇的早晨，从一碗米粉开始，我最喜欢的黄记，11点之前永远拥挤，嘈杂喧闹的苍蝇馆子，卫生条件令人堪忧。老板不愿管也懒得管，似乎原生态才能吸引驱车几十公里过来嗦粉的老饕。

童年的我占好座位后，就静静等待着大人举着碗穿越人群走来，细细白白的米粉在红汤下半隐半露，油汪汪的笋子、牛肉或者肥肠借着晨光微微闪烁。那一刻，熙熙攘攘的馆子顿时安静下来，这个清晨变得温情脉脉，如同绵阳这座城市名称一样软软绵绵。据说，安昌是绵阳米粉的发源地，这是一种粗粉，大约只有其他米粉三分之一粗细，它始终未能走出绵阳，但在梦里我走遍了各个异乡。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年四季，每每到了某个时节，我就不得不得和张翰一样，想起故乡的时令美食。夏天，安昌河

畔的茶摊摆满了麻将，天再热的话，麻将摊摊就会支在浅水中，脚丫子就浸泡在河里消暑。桌下河水清凉晚风轻拂，桌上血战到底刀兵四起。

打完麻将，赢的人便要请客，与输家一笑泯恩仇。串串或者火锅，黄喉、脑花、鸭肠、鸡胗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我最在意的。我想吃的是火锅后的冰粉。葡萄干、山楂碎、花生碎、糍粑和小汤圆占了半碗，下面是剔透晶莹的冰粉。最传统的冰粉摊，要放一块脸盆大小的冰块，老板手持锋利的刨刀，磨冰霍霍，把冰块刨成碎渣，再浇一勺黄糖水，就成为孩子们夏天最为消暑的妙物。

也许最美的味道总在回忆中。小时候的放学路上，倘若口袋里还有五毛一块，就一定要避开大人的视线，偷偷溜到校门门口，那里有一个熟悉的的老大爷在等待我们这帮囊中羞涩的小吃货。他是一位老工人，退休后推着三轮车卖春卷。可别小看这位也许从未走出过小城的大爷，他如同隐居的高手，开创了春卷的独特派系——俗称安昌春卷。

这种春卷完全不同于北京油炸的那种，也不是绵阳城里先凉拌后包裹的品种。雪白的薄饼摊开，放上未加调料的萝卜丝、豆干丝、折耳根，抹上芝麻酱、辣椒油，卷好后下部折叠，灌上自制的甜醋，品之又酸又甜又辣又鲜。这是安昌独有的味道。如果不是要类比的话，大概像是贵阳的丝娃娃。然而老大爷不太可能去过贵阳，我记事起他就推着车子游走于小城。后来老大爷去世，他的女儿继承了衣钵，又创新了春卷的工艺，在面皮外包装豆皮。这家人是安昌的传奇。

直到我上了大学，辞离家入秦，这种日子都觉得只是平常。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离乡岁月久后，分不清是乡愁还是记忆深处味蕾的觉醒，越发想念小镇上的各种。彼时西成高铁还没有开通，从陕入川，要越过秦岭，直线距离600多公里，却要从甘肃绕行，回家并不是一趟方便的事情，家乡美食只能存在于思念当中。

面吃多了，就会想念米粉。在老家随处可见的早餐，此刻成了垂涎欲滴想起来就流口水的难得物事。米粉在绵阳受欢迎，怪的是，离开绵阳却少有市场，在成都的接受程度都不高，更遑论外省。

在西安我也曾见过打着绵阳米粉旗号的小吃店，兴冲冲地品尝后，却发现模样也许

神似，味道却是天壤之别，说不出哪里不对，固执的味蕾总是提醒我这不是正宗的味道。大概是绵阳米粉过油过细，并不适合外地人的口味，加上绵阳学艺的人只学了个皮毛，于是无一例外很快门可罗雀，最快的一家半个月就关门大吉，偶尔路过，早已换成裤带面，令人无从吊胃。

怀孕期间，口味愈发刁钻，寻觅家乡味，就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任务。最早是在2016年，我在淘宝下单了第一包米粉。那时候网上卖米粉的并不多，只有寥寥几家店，根据我的鉴别，还都是米粉店老板兼职网上销售。我心有疑虑，颇有耐心地挨个询问，几时发货啊都有什么味道啊店开在哪里啊。之所以要如此详尽，是留了一个心眼，要是骗子是断然不知道隔着深巷的正宗味道。最后选定的一家，是经过细细审问，能够应对如流的。

几天以后快递收到了，包装特别简陋，粉归粉，料归料，各自抽了真空，装了个冰袋，拆开包装，两包刨子，放在锅里稍微加热就能食用。当热气腾腾的米粉端上桌时，同样蒸腾的还有我的双眼。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电商更是蓬勃发展。短短几年时间，米粉也经历了斗转星移，早就摆脱了小作坊式的自产自销，由大厂生产，专业包装，干粉、臊子、牛肉、红油、海带、豌豆分开包装，一袋粉里配了六包调料，摊在桌上，犹如排兵布阵，颇为“壕”气。直径精确到0.7毫米，犹如西餐一般讲究而精细。工业化的生产流程，卫生条件也得到保障。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快节奏，商家在传承了绵阳米粉细粉入味的传统后，又独创性地发明速食米粉——拆开礼包，像方便面一样泡一泡，五分钟就拥有一碗色香味俱佳的家乡味道。

你看，电商时代，乡愁也与与时俱进地数字化，接入了云端。张翰若是活在现代，大概不必辞官回乡了吧。

素色清欢



雪中白塔

徐建军/摄

心灵舒坊

耳边听听，没有我希望的隐隐可辨浪击栈桥声音，凑近闻闻，倒是真切地闻到了松树的气息，以及，青岛的气息。这枚松果，像一枚打开心锁的钥匙，让我梦回千里外的故乡了。

那栈桥，那泡桐，那松果

■ 文文

无意中看到一名外地诗人写青岛栈桥的诗句，勾起了我对青岛无限的回味。那两句诗是这样写的：“一杆伸入大海深处的秤/称得起青岛人所特有的蔚蓝色的情感。”

一边是青岛，一边是大海，伸到大海里去的栈桥，当然像一杆秤似的。

青岛人喜欢这两行诗，即便非青岛人所写。这是江西上饶一名叫陈运和的诗人写的，青岛人隆重地推荐出来，就像湖北人张继写寒山寺，逾千年来苏州人也在津津乐道。

在陈运和之前，我也写过关于栈桥的诗，分行的句子是这样写的：

优雅地伸到海中去
如一根钓竿
将天下游客
鱼儿一样都钓到青岛来

是桥
却有此岸无彼岸
沿着桥走呵走
到头来一律回头是岸……

写出来后，配一张栈桥的照片，发到博客上，认识不认识的朋友纷纷留言。其中，一位网友的留言，对“一律回头是岸”给予了夸赞，说是有禅意。但我感觉真正有诗意的想象，当然应该还是钓竿吧。我感觉自己像庄稼地中锄草的农夫，从土里无意中刨出一粒金豆子。

青岛的句子，其实还有很多更好更有品位的，譬如康有为就有漂亮的八个字：“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有味。康先生到苏州寒山寺，张继有诗在前头了，他吟不得了，又不愿不作为，几经思索后终于磨墨展宣，抄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那首美妙的《枫桥夜泊》，过好诗过瘾。如今，这幅书法作品还被后人刻成石碑，放置寒山寺，供游人观赏，形成唐人与清人合作，张氏与康氏齐辉。但到了青岛，没有人写好诗在前面做标杆拦住，他不想再沾前人的光了，变法了，写了八个字。八个字不多，如一簇色泽斑斓的贝壳，让青岛人把玩。

由此，我一个外地游客，也嗷嗷赞叹，骨碌着眼睛更留心青岛的植被了。

青岛是一个植被非常完美的北方城市，渤海湾的湿润空气，滋养着这座城市的植被，滋润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青岛的树种，最有特色的，应该是马尾松。估计中国的城市中，很少有城市像青岛那样，在城市的马路两旁，植有这么多的马尾松。这种针尖一样的松叶，也是四季常青的，虽然不及海南岛的椰子树那样高大伟岸，但伞状的树冠，挺拔的主干，虬曲的枝干，清清爽爽，非常有气节和品位。

紧挨着栈桥走进我的诗句的树种，却是泡桐。

泡桐开着的是紫色的小花，带着好闻的清香，一串串的。我原本乡下长大，见识过很多的泡桐树，但从来没有留心过泡桐树是开花的。是到了青岛，才知道泡桐树原来也开花。泡桐树的花，色调有点像槐树的花，不过花朵形状不一样，是小喇叭状的。我自作多情地享受着这些紫色的浪漫，感觉这些紫色花是因为欢迎我而开的，一串串紫色的小喇叭，应该吹开的是少女的心扉，我老汉不配消受。殊不知老汉也是有心扉的，也是能聊发少年狂的，香风无意吹，柴扉多情开。于是，为这些紫色的小喇叭写诗。人与万物，皆为大生命，贵贱同等。

这小诗必须写。

我下榻的地方，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招待所。在这个万千泡桐开紫色小花的校园里，我最想的人，是作家沈从文。这所大学的前身是山东大学，沈从文在山东大学执教，就是在泡桐树散发清香的此地。当时，沈从文正处于热恋中。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由单相思向热恋过渡中。

青岛是一个多文化名人故居的地方，除了沈从文，校旁一条街上，还有康有为、老舍、梁实秋、闻一多、萧红、洪深等众多名人的故居。其中，《从文自传》《月下小景》《记丁玲》、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等，就是在这里写成的。闻着泡桐花清香而文思泉涌的大家，他们都像是一只只有才又勤奋的蜜蜂，在采集花粉后酿出了不朽的蜜糖。

不消说，我一造访了这些名人故居，快慰而虔诚。

那来自湘西乡野的沈从文，是当时的新青岛人，已然名满天下。他屡屡碰壁仍痴痴追求着九如巷的张兆和。心气极高的张兆和，根本看不上他，连校长胡适做媒都没有用。胡适对张兆和说，我与你父亲是朋友，我愿意做这个媒人。沈从文虽然是老师，但你们年龄相近，他有权爱你。张兆和回答，我也有权不爱他。最后，还是九如巷的张兆和电报发往青岛召唤：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那一刻，九如巷的泡桐花，应该是妩媚地盛开着吧？在我的想象中，整个湘西漫山遍野的泡桐花，也都热烈盛开着响应。

非常让我开心的是，九如巷离我谋职的报社，不过百米开外。是的，沈从文也做过鱼儿的，只不过他的饵不在青岛的栈桥边。

在青岛期间，我生了一场病，错过了游崂山。但这并不妨碍我启程返回前去与栈桥作别。

在我原本的想象中，作别栈桥，应该有点徐志摩告别康桥的味道。

不料到了第二天早晨，下起了瓢泼大雨。那雨真是大，但我还是来到了栈桥边。

我从招待所借了一把很大的伞，一个人步行半个小时，到了栈桥边。眼前所见，与此前所见大相径庭了。不再是游人如花天海一碧了，而是诗人写北戴河那样的“白浪滔天”“一片汪洋都不见”。栈桥口已经拉起了绳子，有警示牌子，为了安全严禁游人以上栈桥。这显然是对的，是对游人的安全负责。

但我自作多情地以为，栈桥是因为我为它写了一首小诗，不要我误入别人的诗，以另外一种非妩媚的表情表达它的不舍。我面对着栈桥呆站了好一阵子。一旁也有好几个如我一样有些落魄的游客。但他们来或许是初次见面，我则是来道别。我发现脚下有枚风刮下来的松果，绿绿的，像一个甲鱼头的形状，我把它捡了起来，擦干水，放进口袋，当作纪念。

让我颇为得意的是，那枚绿甲鱼头状的松果，一周后变成褐色的了，而且笑呵呵地自动开成了一个松散的圆球，扩大了近三倍。耳边听听，没有我希望的隐隐可辨浪击栈桥声音，凑近闻闻，倒是真切地闻到了松树的气息，以及，青岛的气息。

这枚松果，像一枚打开心锁的钥匙，让我梦回千里外的故乡了。一位哲人说过：诗人要寻找故乡，寻找到了就一切都有了，寻找不到，一切都白搭。我非常赞同。距青岛的处女行时间已过去数年，但回顾起来，心中仍然诗意盎然。

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五交响曲》被称为5首钢琴协奏曲中最伟大的一首，也因此成了乐迷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首。从昂扬的第一乐章，到犹如星子在天边滑落的第二乐章，再到兴奋的第三乐章，不熟悉这些敢说自己是贝多芬的乐迷吗？

由她们撑起的一片天空

■ 吴玫

这场音乐会是名为“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系列的第三场。

全世界古典音乐的舞台上，不知道有多少系列音乐会以此为名过，但哪一个能像从2021年1月27日至31日在上海交响乐团正厅呈现的，那么有特色？

三场音乐会的指挥是女指挥家张洁敏；担纲5首贝多芬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的，全是女钢琴家：解静娴、左章、王雅伦、罗维和陈萨。按照惯例，一场音乐会通常是上下半场各安排一首大作品，如此，三场音乐会中就有一个半场悬空的，音乐会的主办方特意为乐迷安排了一首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作品，《e小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59之2（拉祖莫夫斯基）》。有意思的是，此番登台演绎这首作品的，是从刚刚成立的上海女子四重奏，不用说，从第一小提琴柳鸣、第二小提琴陈家怡到中提琴巴桐、大提琴朱琳，都是来自上海交响乐团的女弦乐演奏家。

由她们撑起的一片天空，完成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会与音响效果绝佳的上海交响乐团正厅及乐迷们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音乐会的感受极其个人化，如要给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最好不错过每一个现场，怎么可能？

《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贝多芬致敬莫扎特和海顿的一首作品，完成该曲时贝多芬才二十四岁。虽然从作品中我们能隐约听到贝多芬的个性，但莫扎特和海顿的痕迹显而易见。节奏错落有致，旋律朝气蓬勃，是领街这一首钢琴协奏曲的钢琴家左章的体会。听她一席话，觉得左章演奏这首作品的现场，不会有碍。

我不止一次听过解静娴的现场，都是她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虽然没有听过她演绎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创作《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时，正值贝多芬的第一阶段青年时期，也就是他有意识地模仿海顿和莫扎特的阶段。尽管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它是一首规模并不宏大的作品，且不同于大众对于贝多芬的认定亦即英雄气概的特质，却有着难得的莫扎特式的轻盈、灵动和愉悦的音乐特质。”在我犹豫到底选择三场音乐会的哪一场时，解静娴的这一下解读帮助我放下了她参与的系列音乐会的第一场——我想去听一场也许会有意外的现场。

当然，只在下半场演奏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是我放弃系列音乐会中第二场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主要原因。前不久，我刚刚在同一个舞台听过王雅伦演奏莫扎特《A大调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对这位“00后”钢琴演奏者的水准颇有心得，这一次她来演奏贝多芬30岁左右完成的《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首钢琴协奏曲在音乐语言的表现力极为大胆，充满了戏剧张力与丰富的色彩”，她对贝多芬《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领悟，让我觉得张洁敏将这首作品安排给5位女性钢琴家中年龄最小的王雅伦，太妥帖了。

唯一让乐迷感觉飘忽的现场，是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这场音乐会的曲目是贝多芬《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和《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分别是女钢琴家罗维和陈萨。

演奏完时超过40分钟的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后，陈萨加演了肖邦的《升c小调第20号夜曲》。陈萨对肖邦作品的把控能力，使她即使返场也将这首《夜曲》弹奏得非常唯美，就如同她当晚选择的长裙颜色一样，沉静和优雅中揉入了一丝伤感。我们满足地退出音乐厅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相识的彼此开始热聊起陈萨的表现，虽有小的争议，但一个观点是一致的，那便是相对于肖邦的作品，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对这位女钢琴家而言，够得有些辛苦。

不过，与在这场音乐会上弹奏贝多芬《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的罗维相比，陈萨还是幸运的。

1806年，贝多芬开始写作《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他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已经问世，标志着贝多芬已经是一位成熟的交响乐作品写作者。在向海顿、莫扎特学习的《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尝试创新的《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后，再写作这一体裁的音乐作品，贝多芬对自己提出了要求，就是将在创作交响乐时磨练的技巧运用到钢琴协奏曲中。威武、庄严，但

又不乏柔情，是贝多芬进入成熟期后创作的两部钢琴协奏曲的共同感情基调，只是，完于陈萨演奏的《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不像《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那般非常顺利地就被维也纳乃至欧洲的音乐界和公众接受。

1810年，拿破仑的军队攻入维也纳，贝多芬只能将业已写完的《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封入匣中，等到两年后天下太平才有他的学生车尔尼在维也纳首演，反响平平。贝多芬一生中创作了5首钢琴协奏曲，在《将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之后，贝多芬的创作生涯又延续了16年，在这16年里，贝多芬何以不再创作钢琴协奏曲？有人说，是因为《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是吗？充分挖掘奏鸣曲的能量、充分挖掘钢琴演奏的潜能、充分调度钢琴与乐队的关系，等等，贝多芬在创作手法上无所不用其极地完善着他的《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也就给这首钢琴协奏曲带来了一个问题：对1812年的维也纳和欧洲乐坛，这首作品太超前了，公众乃至音乐界一时无法消化，也就没有什么可意外的。

时间，让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五交响曲》也成了5首钢琴协奏曲中最伟大的一首，也因此成了乐迷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首。从昂扬的第一乐章，到犹如星子在天空滑落的第二乐章，再到兴奋的第三乐章，不熟悉这些敢说自己是贝多芬的乐迷吗？因为熟悉，我们听陈萨弹琴时就有强烈的代入感，几处显出她勉为其难的处理，座中乐迷都自行记忆中的版本弥补了。倒是罗维与乐队合作的《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总让我们感觉有些零碎，“贝多芬的《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对每一位钢琴家来说都是一个全方位的挑战，不仅在技巧上需要举重若轻和游刃有余，对于演奏者来说更是音乐处理能力、个人修养和审美审美充分体现。”罗维的自况，也说出了这样一层意思：贝多芬的5首钢琴协奏曲，特别是最后两首，是他为钢琴家竖起的标杆，尽善尽美地弹奏这5首钢琴协奏曲，对每一位钢琴家来说，都是浪漫漫兮其修远兮的万里长征。